



順成文集序

夫文以載道所以垂世而範俗也世之為文者委靡纖巧無渾厚質實之氣徒誇紙上之陳迹而無實用烏足以傳後世而行永久哉天順癸未秋適新除永年王教授番易徐鄭貴中來朝出饒隱君子王琛廷實所撰

卷一
序

卷二
賦
卷三
詩
卷四
書
卷五
論
卷六
記
卷七
序



順成文集藁一帙以進丐予序
其端蓋貴中昔受業廷實之子
子進之門也予受而讀之披玩
數四乃知廷實之文質而不華
簡而且要不泛泛於言規度森
然凡贈送記序之作未嘗過稱
溢美必先馬鋪序其槩次馬陳
其事實終焉勉其未至丁寧告

誠俾人眼誦而歸於善誠足以
垂世範俗矣讀者初不免有太
羹玄酒之棄為味始弗甘腴已
而既飽既醉方饜飫而不能置
其視纖靡浮淺無益於實用者
何啻霄壤哉昔楊萬里論歐蘇
之文有曰抗裂膚之寒則錦綉
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拍天之

浪則蘭桂為舟不若一瓠之固
廷實之文真裘瓠乎其益利之
功於人蓋不少也予素不善文
嘉貴中能承師子進之志不泯
廷實手澤文翰壽梓以傳其用
心亦勤矣九原之下匪獨廷實
有感貴中之德而貴中於尊師
承志崇尚斯文之考名將與此

集並傳不朽云故為之序

天順甲申仲春望日
宗室彌寰中散人書



順成集藁序

嗚呼文之難言也秦漢而下致力文章
以自誇者衆矣然卓然名家者代不數
人嗚呼文之果難言也較然矣予年弱
寇留心舉子業孳孳勉勉夜以繼日經
式之文耳比壯遇天下亂故業盡廢流
離避地閩浙間旅瑣中獲交名公處士
竊聞古文大要退而求之昔人恍若有
得第恨無書可讀以充拓寸思間隨所

見著之篇翰每爲諸公而妄推焉夫文以氣為主而順理成章之謂也苟爲之而不達理庶乎其可矣至求其一句一字不愧於古吾見亦罕矣若夫雕鐫以爲巧裁剪以爲工剽掠模倣以爲能夫我則不暇舊藁多不存近裒輯於應酬者錄止乎是田名之曰順成集藁且引其首以貽後人俾知文之不易云爾
洪武己未雲閑山人王士琛父書

順成集卷一

陶知府生祠記

饒郡近有舊爲部曲不樂法度負固弗率

王師征之竊竄入閩識者以爲姦黨逋逃必將乘隙
生亂非得文武材略有勳望者鎮禦之無以輯寧是
邦乙巳春姑孰陶公承命來知郡事下車即削煩苛
示寬大事務煩劇處之有方不勞而集夏大雨連月
城中水高丈餘屬邑田浸強半民以病告公勵之以
憂勤撫之以矜卹遂得免於流離時倉廩未充預期
征稅料量均收無纖毫費民爭輸之不以潦辭冬逋
寇至自閩招誘無賴脅迫良善連陷州縣將犯府城
公與總制宋侯炳協謀拒守未幾賊水陸圍城召父

老告曰

國家兵甲強盛所向無敵叛逆扇餘黨驅烏合特為民害耳不足畏我糧實城堅備已有素與爾民力守不過數日援兵必至當破賊矣衆曰惟令是聽民乃一心登城固守選勇健為游兵自隨晝夜巡捍公憑城謂賊曰爾衆吾民也敢操戈以向我乎衆應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但城破必不相害也公命射之矢雨下賊不敢逼越三日援兵至自江西麾兵民出東北二門合擊賊大敗首賊遁僅以身免斬獲走死者無算及大軍南來憤民叛逆將槩屠之公曰民受賊制倉卒宵寤非其本心將師譁曰公宿望重臣出言為法奚不從命由是全活者不可勝計下令曰脅

從誑誤許以自新悉置不問分遣屬官招諭逃民

業

朝廷旌賞鄱陽令許信偶無名分已賞與之歲杪朝京師民慮不還如失慈父及入見言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所以息民之政皆納用焉正月觀禮畢

命曰汝舊且有勞其重徃故之民相慶曰公再至吾民其蘇矣乎蓋公得上之信任事有未便輒建議未嘗不從特奉

旨免軍需二年省民億萬費以故政清於上民戴於下雖逃移十餘年者聞而咸歸千里之境欣然始有樂生之心矣近為政者以饒劇難治鄙夷之公獨謂饒為江左大郡俗尚禮教習文學多士彬

彬輩出矣後民風凋弊然禮義在人心終不可泯苟
振起而為新之宜治無難者於是延師學宮以敦儒
業建大有倉三皇廟及番君城隍文昌張忠靖等祠
皆受惠感戴者樂助以成之故經費雖浩不煩民力
公每躬至各處指畫如法未及踰時百廢具舉輪奐
相輝江山改觀故老瞻望咨嗟以為重覩昔時之盛
逮三皇廟成棟宇壯觀增兩廡從祀皆前所未有饒
之耆士劉潤芳輩相與謀曰吾郡自兵興衣冠陵替
甲冑之徒自縱頻年多警民不聊生賴公摧大難弭
大患剔弊起廢以凋瘵枵之餘挈而置諸衽席之
上撫而煦咻之其惠民深且厚豈可忘乎且公為時
名卿一旦遄歸于

朝雖欲瞻承有不可得曷若構堂為建生祠以永不
忘實吾黨之責但公聞不許柰何或曰公何以生祠
為公効力社稷知名海內功業形容他日書竹帛圖
麒麟公何以生祠為也持在吾民不釋之故耳或又
曰當叛寇豕突遠近響應賴公保障卒以寧謐設饒
城夫守則數郡為之騷動不特有功於饒是大有功
於國也昔顏魯公范文正公以碩德重望來守吾邦
皆立祠當時以垂於今追媿前人祠宜無嫌第公天
性愛民惜廢苟擇地構堂必其非意幸茲廟成莫若
即講堂西室展像為祠朔望因得遂瞻仰之敬眾以
為然乃具簡求記竊謂三皇氏繼天立極功隆萬世
有國家者所宜崇敬而廟實公新之公功德在民附

祠於此豈獨爲報亦足風勵後來便賢者仰而及之
不賢者有所警省其於名教大矣公名安字主敬學
者稱之敬齋先生云既述其槩頌以詩曰

番古巨鎮彭蠡之濱廣袤千里民蕃俗淳兵燹歷年
野翳荆杞治理自隳莫克興起猗歟陶公來坎子遺
既摧寇姦乃作新之穆如清風鬱隆以祛沛若甘雨
枯槁以蘇敷教有學儲峙有倉凡若祀典翬飛煒煌
揭虔妥靈百神以寧歲既大穰民樂治平大哉三皇
闢地開天崇德報功于千萬年靈星煌煌清廟奕奕
伊誰新之我公之力講堂之西爲公生祠垂紳正笏
肅肅朝儀公歸於

朝公像在堂瞻之仰之祝公壽康永矢弗諼以垂無

極俾爾後來視此真石

守禦公廨記

洪武三年孟秋月吉總制合肥宋侯會將校於廳事
曰予鎮饒已六載凡守禦之備係軍民之重者具已
脩舉獨公廨未及完者急先務也予始下車即有洪
水寇攘之難民流軍怵府縣蕭條莫先城池是以既
繕而加穹已浚而益深造周墉樓堞軍營戎器新麗
黜興祀典表閭巷踰二星霜乃始克集軍心以固民
志以定焉既而有勛運船役伐營房木收文山逋寇
調用沓至士卒歷年勤動復奉

旨建旗纛神廟於公廨後甃壇壝鑿池井構祠宇庫
庖三門繚垣役亦勞矣公廨雖非私室

王事其可緩力役可并乎然予心猶斷斷弗可以弗
完也予苟安舊宇數楹其柰朝賀公會之日僚佐無
更衣坐署之次祈寒暑雨騶從無立馬息肩之地予
可安乎儀刑弗稱外觀弗嚴奠甚於此况布宣
上之德澤以發號出令而瞻依於千里者哉予籌之
久矣茲荷

聖天子洪休歲穰民和卒伍稍暇材木已足第需者瓦
耳苟加以人力不數月可畢至於工匠庖給當自予始
僉議欣然曰諾乃命百戶霍某鎮撫袁某等分次督工
於是部曲助其力兵衆效其勞工人獻其能逮九月庚
子落成之規模煥然一新翼左右幕廳間各三東西序
間各十有二廡間六儀門外軍房接棟復十數區譙樓

峙其前轟廟奠其後周阿峻嚴輪奐翬飛侯乃大書
鎮靜二字以表其堂分列兩序爲官屬署次父老聚
觀而嘆曰我等耄矣不意復覩府治完於今日具興
此大役而力不及民若天造地設何其易也侯有功
於吾饒夥矣莫有過於斯宜紀其蹟以垂憲永久士
琛忝賓客之舊屬爲之記辭不獲命謹按圖籍本漢
長沙王吳芮廟其宋元祐范文正公知州事遂徙吳
廟改建州治殆三百年於茲而今爲守禦公解後撫
芝阜屬邑諸水會番江於城下實山川形勝英華之
所萃是知其一興一廢有關世道之隆汙郡邑之盛
衰也自壬辰之變毀於兵燹將二十祀而侯乃新焉
庸非昇平之運治化之機千載之一會歟何其幸哉

而侯之是役也蓄慮既久措置有方計定而舉入穎
察家協心故成此鉅麗而不煩餘力觀其設施之宜
急守備先公務而就事功不特見其才足應變從容
有餘而愛民忠國以已及人之意論如也詩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侯之謂也雖舉而措之天下可也豈
止保障一州而已哉今瓜戍已及兩奉
玉音宣召赴

闕夫侯以勲舊守饒且久尤多善政去此而不分閫
方面必在羽林侍衛之列矣侯之功烈不可無紀故
論次其言與經理之由且附見代以召去俾刻諸
庶後有考侯名某字某明齋其號云

武安王廟記

鄱陽義勇武安王廟成父老踵門而告曰郡城北之
鳳凰岡距朝天門百餘步舊廟在焉創始無考壬辰
燬于兵民往往掃瓦礫禱之輒應乙巳冬叛寇自閩
聚衆數萬攻圍城屢禱弗獲吉咸怒而去越信宿選
驍健設伏于廟左榛莽中是日江右援以舟師戰于
城西南城中兵出東北門合擊寇大敗追奔數十里
悉俘所伏民咸曰王陰相之也寇平總制宋侯炳過
其處若有所感因以詩誌新廟之意父老以詩白太
守陶公公曰是我志也乃與侯協謀徙官舍五門爲
王正寢是年公歸翰苑侯復增剏門廡十餘間捐已
俸塑王像并二從者民歸嚮愈篤黜堯飾煥然一
新廓大雄偉有加於昔蓋始於丙午仲春抵戊申夏

四月侯乃會寮家與民致享而落成之神靈感赫瞻
依一方民安物阜年穀以豐皆侯之賜也將刻石頌
功紀歲月敢以記請幸勿辭其曰切謂武安王者漢
昭烈前將軍閔某也其平生出處考之史傳詳矣
宋祥符中始以神顯而其衛國庇民攘邪輔正者
然如生真宗錫爵爲王崇寧中復加以君號而祠宇
遂遍天下雖庸夫愚婦莫不知敬其名嗚乎大丈夫
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若王者亦雄矣哉夫天地之正
氣鍾爲人歿而神理固然也觀其平昔忠誠義勇如
秋霜烈日故千載之下英靈猶爾若宋侯忠以許
國嚴以肅軍德以化民鎮饒四載其公廉正直蓋與
神無戾故能致感格以成保障之功焉傳曰能禦大
災捍大患者則祠之矧王有功於國民赫赫如是者
哉宜乎侯因民情新廟貌以答王休饒民欽戴于王
而不能忘侯之德也僕旣不獲辭敬爲次其顛末俾
勒之石

蜀三帝君祠記

饒城西隅舊有蜀三帝君祠兵燹弗存歲次丙午政
教維新民心思治時總制宋侯與知府陶公協心于
理旣推大寇知民流離奔走靡寧厥居思有以振起
頽風定民之志於是敕安流亡繕完城池表正宅里
興舉祀典所以固結民志而盡輯綏之道者靡不究
心焉父老乃有以復三帝君祠爲請公曰祠何神也
曰清源文昌射洪三帝君也曰若文昌則固宜祀矣

彼二神者吾未聞也曰清源者隋嘉州太守趙昱也嘗斬犍爲江巨蛟以捍民患射洪則秦蜀郡太守李冰嘗沉石犀以絕水恠者皆有功德於當時而顯神靈於後代者也曰彼蜀神也若何而祠於此曰宋大雅彭公帥蜀二十餘年陰獲其助歸而建祠焉舊有碑具載其事今亡矣然一境攸賴也願請新之宋傑曰審如是宜與成之公遂許焉民乃翕然趨之以故址湫隘擇地而更之距城約百步厥位面陽厥土燥剛卜之神而吉復以公命鳩工購材次第而新之堂殿門廡凡若干楹像設孔嚴黜堊髹飾繚以崇垣壯固華整倍加于昔遠戍申秋郡民陳某始請書其事于石予切以爲神必以人而靈人亦必依神而立也

易之渙曰先王以享帝立廟而洪範八政食貨之後即曰祀曰司空何也蓋當渙之時民心離散無復統屬非享帝立廟無以收合衆心食貨既有以養其生必使之祭祀以定其志而後乃寧其居焉夫饒苻經喪亂實民蕩析離居之日苟不因衆心所向以營祀典俾有所歸依何以合其渙散而成于理哉然則二公可謂通經以致用而達於治道之權者矣故神祠既立而民居以奠治功以成宜其德化洽於是郡而聲譽流於後來與是廟不朽也哉

丹霞觀重脩記

饒城有觀曰丹霞乃

聖朝祝釐都道場所也郡以兵燹游臻允寺觀悉為

煨燼僅丹霞三清殿巋然獨存歲次丙午翰林陶公知府事既輯武功思宣德化曰饒爲江左甲部景命朔望官無行香之所何以責斯民導君親上之道哉遂即丹霞故宇而新之勸率民士增葺脩飾塑三清像建三官文昌殿道紀堂齋庖門廡凡若干楹繚以崇垣立爲祝

聖道場總制宋侯大書而揭之是年奉

旨脩郡府圖誌於是具載版籍進之

朝廷爲額設焉興工於丙午仲春落成於丁未之四月及洪武改元春主觀事劉君守誠謁予以記爲請予切惟道家者流昉于周柱下史逮秦漢好神仙黃老術祠由是興自晉而下其道愈盛祠觀之設朝增

代益遠近相望莫不因時之好慕與居其法者之有其人也考斯觀之設前元至大間有玄真妙應法師黃公鎮孫遊術來饒因得故宋洪丞相宅基營爲觀焉守道篤行勤儉苦節凡數十年始見克于成脩撰揭公侯斯爲之記由其派出於豐城之丹霞故仍其舊名蓋不忘所本也壬辰之後隳廢殆盡又賴守誠克紹前人冲澹朴雅力行以德是使舊物失而後振又能樹碑立祠以永不忘夫翰林公元勳碩望一代儒宗當治化維新之日首崇是觀者非有所好慕於其間蓋爲祝釐

皇家以垂永萬世不可不致崇極也矧導民導君親上之意又可緩邪然斯觀也地若增而高門若闢而

廣與世運以俱興蓋亦有數存焉非偶然也故爲書其槩俾勒之石守誠字存敬存存子其號云

貞節堂記

有若方君過予而請曰里人徐孝恭醫士也其母姜氏養舅姑以孝聞事其夫尤慎具和不辛生孝恭二歲而寡年方二十四親黨中以其年少而子幼非適人不可乃密飭之姜泣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婦人之義也公姑垂白在堂無期功之親備養吾誠他適彼將疇依吾何忍爲也穉子雖幼苟天祚徐氏早有成立則吾願畢矣有死而已決不從也知其意堅遂已及十有餘年公姑繼沒罄其貲瘞以禮葬之鄉里稱其賢未幾世變洊臻年猶未四旬因復令諷之曰

汝二親已沒遭此亂離汝年尚茂必從人庶幾可免不然恐無以自存也姜曰適以兵革婦女之失身而死者衆矣豈皆無夫家者邪倘親戚不忘患難是恤使吾母子有托乃所望也果弗克濟亦命爾何必從人夫不能免亂而先失其身奚可哉卒賴母族獲全於難茲幸值

聖朝允忠孝節義者許旌表其門以勵風俗按察僉事陳公聞而嘉之爲大書貞節堂三字敢以記屬吾子吾子幸無辭此特有關於風化非特姜也予弗克辭乃曰嘗觀易乾四德之貞而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矣然其義則正而常也守其正而不失其常焉此節之所以爲貞也夫人之值事變能毅然特立守

正而弗渝者蓋鮮矣至於蕩析離居之日將無以
存乃能毅然特立守正而弗渝者幾何人哉嗚呼若
姜氏之初寡也其年富其志銳既不得於夫必死之
於已矧二親在堂子臥襁褓其毅然不顧以節自守
者或有所激而然也至其孀居既久罹世擾攘流離
奔竄朝不謀夕猶能特立固守不肯徼幸以矢身其
貞節爲何如哉是時豪門右族婦人女子汗辱係系
不得其死者何限而姜卒以無恙今年逾五旬矣詎
弄孫於堂上孝恭承顏庶綵於堂下熙熙然以樂
康庸非貞節之所感也夫身及承平膺旌表之榮
無愧於心死足傳諸後顧不偉歟然則陳公之名是
堂也豈溢美乎有係於風化大矣孝恭不忘母

惴焉惟恐母節之彰彰可謂能子矣有若方正士也
所以拳拳於斯者其亦尚德好義之心哉是爲記

雲峯草堂記

予嘗避地閩之武夷山中往來而游息者萬年宮武
夷書院石堂止止庵皆先賢仙老講學藏儲之地而
山川勝絕處也或時雨新霽群峯欲曉則白雲蒼蔚
汗漫無涯千岩萬壑乍隱乍見如在銀濤雪浪中
巖巖下垂若旌旂龍袞狀戶庭之間繚繞可掬
不見其栖簷端臨枕席第覺清氣逼人衣袂爲之沾
潤頃臾日出雲歛林岵蒼翠如沐鳥數其下似非人
世間可謂天下奇觀矣因誦昔人精輝能娛人游子
澹忘歸之句遂有終焉息焉之意而不知聞之非吾

土也世故驅人弗果還鄉不覺十餘年矣每一念至未嘗不神采飛動嗟予僻居陋巷翳塵如海安得片雲在我窓邪休陽方君允通家大鄉之雲峰因築雲峯草堂一日其子梅山謁予求記好事者爲圖於其首白雲青嶂掩映乎茅堂之上披玩之久恍游白子九曲間且聞徵君居地甚美作者論其爲神仙境界則亦幽雅不俗矣第不知山水雲物之勝與予昔之所見何如也雖然夫白雲者山川之清氣耳有山則雲出焉何地無山何山無雲武夷之游予不可復青鞋布襪他日或可登徵君之堂觀雲峯之勝槩尚能爲徵君賦之因書以志

養素堂記

憲史孟思魯氏比年旣謝病歸即構一室以爲假息之所名之曰養素堂前左轄伯溫周公爲之篆額之屢過予徵記辭不獲命因曰子之養素其養性養浩然之氣耶此吾子之家法也其然乎曰吾子之養素焉爾非是謂也予曰吾子其居易侯命之乎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也曰若然則行素可也何養之云乎養素者吾之所養宜有素也予乃作而言曰盛矣哉子之志也夫君子之所養自其出就外傳即已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也乃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又進之以戒懼慎獨而致其存省之功所以爲脩己治人之本者蓋養之已有其素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已哉由是學優而才充行周而業廣爲君子之成

德也然養之道亦非一端動息節宣以養其生飲食衣服以養其形威儀行義以養其德推己及人以養乎人皆是也夫養素之存乎己者俟乎時以行義而已時至則推吾之素養者以養人否則安吾之素無失焉此窮達一致之理然則思魯平日之所養豈非爲他日之所設施乎此志豈可量哉雖然抑又聞之得其養無物不長失其養無物不消君子之所以爲君子惟其所養何如爾養之道固大矣雖一言一飲食之微苟不致謹亦得失係焉思魯之居是齋也其可不思養而加慎乎哉

時敏齋記

時敏齋者休陽方君士章讀書之室扁也士章

而淳篤志道不倦蓋取諸說命以自勵也吾友淳齋黃山長旣爲其隸古以顏之且因其來饒徵爲記辭勿容固乃申之以言曰天道無息聖人純於天道而己吾之得於天者同乎聖人而懸絕若彼者氣節欲枯不能不息焉爾有志於學者苟不累乎己私自強不息力行以加勉焉於道乎何有此時敏之功所以爲大也孔子聖人也不待勉而行猶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然則寸陰之惜禹之時敏也日新又新湯之時敏也三月不違欲罷不能顏子之時敏也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曾子之時敏也渾然無間者聖人不免少間者大賢也然猶惓惓然若不及而每致夫憂勤惕厲之意無自足之心終日乾乾者也嗚乎此聖

賢之所以爲聖賢歟君子可不知所勉哉傳曰時中
隨時而得中也曰時習無時而不習也則時敏者無
時而不致力於敏也臣焉敏於忠子焉敏於孝朋友
敏於信善敏於從不善敏於改事無不致其敏則無
時而非學也若是則造乎高明動靜莫非至極勉勉
循循于焉不已馴至聖賢之域何難哉士章養身孝
以誠自守介然廉且勤學與行俱美者也士琛實不
敏於道無聞學淳齋之懇懇姑以一得於聖賢之說
者與士章講而明之媿無爲君益尚思所以自勵者
哉士章名積善靜學其號云

善養齋記

友人詹體仁氏鄱陽之衣纓家也嘗名其歲脩之室

曰善養齋蓋取孟子養氣之說也今既有年間數訪
子徵記固請三四而不容辭焉嗟乎世之學者孰不
知讀孟子讀孟子者孰不知養氣之說體仁旣取以
名諸齋又固請予爲之記豈獨好之篤而必求踐其
實耶苟踐其實焉觀之孟子之書先儒之說已無餘
蘊又豈待予之掇拾哉然予亦讀孟子者可無一言
相與講而明之天地之正氣在人未嘗無浩然者也
第不能養以失之惟孟子養之盡善爲能全其本體
爾是故持志以直乎內不至於暴而動焉集義以直
乎外不至於慊而餒焉內外交養自反常直盡其理
之當爲而不責效於其近則其浩然剛大者日生不
窮而充塞乎兩間矣譬之泉其始達也濬而導之其

來源源積之久也將鼓波濤決江河矣孰能禦之哉苟於其始弗能順其性導其流反壅遏之或不待其盈而浚激之則日涸而已爾尚何波濤之鼓江河之決哉故曰物得其養則長失養則消氣一也在養之善與否耳此固孟子之能事而凡學者所當勉也體仁其懋此乎哉然尤當知學以窮乎理而反之身守之以誠敬發之以仁義尚吾之志而務畜吾之德無微於名無動於利庶乎其有以自立矣其亦懋此乎哉夫講學而輔仁者友之職也納忠以相規者將以勗於成也能受盡言而自勉者誠取友以成其德者也不然將矯辭而要譽非許人爲善之義焉體仁其尤慎此乎哉

耕讀齋記

友人陳宗達名其燕居之室曰耕讀齋諸先進之爲文辭歌詩以美之矣宗達猶未釋然數倦倦于求記屢辭弗獲因爲之說曰古者四民之業惟農與士列而工賈不齒焉夫農執耒耜躬親稼穡之事而求食不同庠序之教士則談詩書習禮樂務脩其學無不耕之民而名臣賢士多出於農逮漢猶設力田之官故與有既畊且讀帶經而鋤者由去三代未遠遺教尚存也後世士苟趨利達而不知稼穡之艱難農不同工賈而不知詩書之教是以民無定業而俗亦偷也如伊尹之畊于有莘而必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

道也明之非于南陽不出草廬而知天下之事嘗曰
非學無以成才非靜無以成學豈事賦詠而已哉今
宗達官於春秋家居城闔文史滿座隅讀書固恒事
南宮之書未嘗躬親也何畊云乎哉豈慕古而姑
崇其名耶雖然予嘉宗達之志不可不盡也故復申
之以言曰夫士居今之世既有以自養矣盡於學而
致力乎聖賢之道具于方策濼如日星苟讀而知之
篤志而從之窮足以善其身達足以行其道不然是
自棄也故孔門之間稼圃既拒之矣至曰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尤深斥其佞焉嗚乎君子務其遠且大者
不居是齋也尚思所以自勉者哉

省私齋記

饒有隱君子方有若氏其性剛介操履端恪而守
不渝自得於存心克己之要遂名其燕居之齋曰省
私四方之文人多為詩文以發其意有若復徵記於
僕辭不獲命乃為之言曰天地之大無窮而吾以藐
然之身參焉不亦遼絕矣乎夫小大形也形有小大
理無彼此天地一人人一天地吾何憚乎哉雖然理
固然也苟吾之心或有一息之不存吾之行或有一
毫之未盡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故君子慎之夫天地
之運無間容息生化萬古猶一日而吾之所以
存於心履於身果純於理而無頃刻之或違而已焉
燕乎三才昭合而俯仰無媿矣不然偃偃焉中處曰
吾與天地並不亦妄人矣乎嗚乎此君子所以兢兢

業業靜存動察一日三省於其身之私也夫三省吾身之私所以全吾之天地也吾之天地不失則形於兩間者不能外矣天地具吾身苟不知所以省之則倏焉陷於有過之地而不知矣故雖古聖賢猶不敢忽如危微精一者非舜禹省身之私乎檢若不及無數亦保者非湯文省身之私乎直肉克己慎獨戒懼抑又非孔顏曾思省身之私者耶彼聖賢者盡心參贊之道上下與天地同流矣亦未嘗以爲已至而不致謹焉况在學者其可不於斯而心焉是知有若有志於聖賢之學老而不倦故名其室以深致意焉可謂士君子對越無忝者矣故僕不敢擬拾先儒餘論以瀆告之姑以平日一得於講明者爲之說庶乎

名齋之意有在也

味菜軒記

守饒郡錢侯旭嘗名其燕居之室曰味菜人皆疑之說者以爲侯爲良二千石食於一郡雖日列五鼎饌八珍亦不爲過乃獨有志於味菜何哉將勵世矯俗以求詭異之名耶抑豈居富貴而能不變其所守乎或有謂侯有得澹泊脫然相忘於世味爾侯皆未能釋然予來自閩侯復諗於予予因申之以言曰吾聞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古之人惟日孜孜致其存省之功而沉潛玩索夫義理之趣所以盡其必養其性優而柔之饜而飫之以求克夫道德于厥躬猶嗜之不至於飽而不已也所養之大者在是其於

外之所奉何暇計哉足乎已無待於外繁乎文章之發也赫然功業之施也所遇何如爾如舜之飯糗茹草禹之卑宮菲食夫子之蔬食水飲顏子之簞瓢陋巷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則聖賢之所以立心奉已莫不皆然故其處富貴也不以天下動於中其獨善也不以困窮易其樂進退得喪毋意毋必隨寓而安裕如也後世教養不明學者馳騫於利徼幸得志則驕泰侈肆騁裘馬之紛華醉醲飽鮮極口腹於肥甘剥下奉上竊位苟祿無所不至皆溺於利欲而不知也今侯有志於古寡嗜欲薄滋味游心於聖涯雋永乎道真將以盡希聖希賢之學慮夫此心或頃刻不存而逸且怠也故名諸齋以自勵先儒曰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侯之志操如此誠無媿於古人尚何疑之有哉侯於是起而言曰子之論確矣請爲我書之時首以加勉焉後學玉琛敬拜書之簡末

靜觀軒記

友人矢君文英有雅志養高弗仕隱居東湖之上名其偃息之所曰靜觀軒而屬記於予予曰今夫構一室闢一軒階前蒔花竹窓間蓄琴書仰而山林俯而泉石乃隱乃居以靜以觀酒樽詩筆賓朋風月嘯傲自適凡士大夫之厭世務娛幽閒者皆然也然此特靜觀乎外而無得於中亦將不免爲物所動而去爾豈能確然忘情於世哉人之生也其本靜而已矣惟

牽於外誘汨於物欲而失之以是君子貴乎靜而觀也靜而存之敬守無失於靜之中又觀以察夫動之幾而自克焉所以剔其蔽澄其源必使此心之體如明鏡止水而後其靜也寂然其觀也了然則允天下之物莫有能動吾之中者矣先儒曰萬物靜觀皆自得惟其自得也故能錙銖聲利泥塗軒冕進伊周退巢由出處行藏之道庶乎其不昧矣此予學焉而未至者也文英學優才贍尤有志乎靜觀蓋亦自有所得者故樂告以茲說其於山水結構之美未暇及言

觀稼軒記

鄱城詹必仁樂其庄所有佳山水厥田沃壤宜稼因構小軒名曰觀稼軒讀書之暇登覽自適及歸城府每念之形於言致仕鄉先生章公復菴爲之圖必仁愛之置坐隅時一觀之不啻身在軒中游目所陌間也一日訪予求記余曰天地間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息者五行而已矣五行之性全畀惟人物則各得其一性之偏爾然一性中全之者亦罕土長養萬物者也物莫不生於土惟稼全土之性焉五性全具而靈者惟人一性獨具而美者惟稼餘則紛糅錯雜各性其所性而尤其偏者也以其獨具土之性是以能養乎人故人資之爲至切而不可一日無也嗟夫天地生乎人必賴於稼然後有以全其生則是稼也其天地生生之心者乎雖然稼人資以生者苟失其性不特美稗人而失其性可謂人哉自昔聖賢隱居側

陋或教民立本皆躬親稼穡三代以來莫不然也漢
史旣畊且讀帶經而鋤者猶有古之遺風焉何也畊
稼所以自養又必學以成其德樂道畎畝若將終身
及舉而仕祿以代耕則任責天下故士多出於農後
世士習詞章記誦以徼利達視農鄙賤不齒勞逸分
矣又烏知稼穡之艱難而不趨爲紛華侈靡之俗也
哉然則必仁之於稼匪獨觀之而必有以思之順其
性而嘉穀以茂正其偏而稂莠不雜斯異乎松梅之
觀牡丹之愛者矣未知必仁嘗以余說而觀之否耶
章公之圖是軒也豈直爲觀美而已乎

玩桂軒記

隱君子徐榮夫氏家居鄱城東濱鄱江之南嘗闢一

軒於其軒窓之前植以桂雪坡周公爲作玩桂軒三
篆字吾友趙致明與榮夫有姻戚之舊嘗同諸能詩
者詠歌以美之復借榮夫之子顯來徵予爲記不獲
辭竊惟卉木之花於秋而最可愛可玩者唯桂而已
三秋欲半璧月流輝玉宇澄鮮銀漢無瀾是花也金
粟叢開茂揚芳烈香氣襲人菲菲郁郁鄙沉檀而羞
椒蘭所謂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者誠可玩也已
又其質性堅實文理中通故木以犀名花有丹黃白
數種然皆金之正色其葉瑩碧如玉犀紋宛然經冬
不改後凋之節與松栢同操蓋其稟灑氣之全得金
行之正故與月爭高競華於九秋之中非他卉木可
比予觀榮夫人品魁梧曾襟瀟灑清氣可掬操履端

確凡所以見知於人者亦可流芳於後乎故托以名其軒蓋將與之神交默契焉非特以林間一枝自夸比也予每觀古人之托物自况者皆在其人而不在物也如陶淵明愛菊林和靖愛梅蓋淵明之節操高邁卓然不屈於流俗有同乎菊故於菊而愛之和靖之孤高獨行介然自守有同乎梅故於梅而愛之非菊與梅獨可愛也我之同乎梅菊者使之然爾今榮夫之愛乎桂常憑軒以玩之則其中之所同者可知矣雖然物以人而重也予知是桂又因榮夫而與淵明之菊和靖之梅儷美並稱於世也桂乎亦何幸歟是書為記

望雲軒記

日本沙門宗印師行寓饒之永福寺名其所居之室曰望雲軒數數過余徵爲之記不獲辭迺曰切聞地載神氣山川出雲夫雲地之神氣耳浮游太虛彌綸六合輪囷磅礴變化無方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乎天下倏然而興忽然而息千態萬狀不可致詰若夫遠山新霽白雲孤飛混翠微而散空碧蒼岫疊巘乍隱乍見如立玉雪波浪中誠可憑軒而望也使師居乎名山大刹則行住坐臥無非身在雲間又何望於一軒之上耶師曰非也吾家居化外之邦仰日月之大明慕佛法於中華於是錫五臺離滄海不遠千萬里幸抵神京瞬息已六年于茲矣而雙親在堂去地雖遙時

時落夢寐故名軒望雲以高思親之懷爾予乃歎曰
師其不忘本者哉然師居化外既毀形舍俗以從釋
氏來游中國則當南廬岳而北嵩華巢雲立雪孜孜
參訪以究宗旨迺望雲而思乎親豈師孝心之篤不
容自己耶夫吾儒三綱五常君臣父子仁義之道不
可一日而無而釋氏則皆以爲幻妄而棄絕之然本
乎人心天理者其可泯耶嗚呼天地生乎人固有望
於人父母生乎子固有望於子何也蓋我之心即天
地生生之心也我之身即父母子子孫孫之身也今
而使天地生生之心自我而絕父母子子孫孫之身
自我而止焉嗚呼仁者固如是乎且夫人生之始自
得姓分族而下不知幾代幾傳而至於我之親以及

於我之身我之親又將望於我之身以及於無窮
一旦棄而絕之其可乎哉今師孝心不忘乎親故望
雲而思之不置而不知親之占烏鵲倚門閭而望師
者尤深且久也予感師不忘乎親之意故爲之說如
此非敢爲他師道也師其念之哉是爲記

栖霞山房記

丹霞觀東北陬有屋三間佳木蒼龍蔭其後芳植穠
秀羅其前閑曠清深雖城市而有山林之趣誠幽貞
之所廬乃律初黃煉師之栖霞山房也予嘗假榻其
中煉師屢徵予記因循未就一日過其室而問曰夫
霞正陽之氣日之旁出者也當朝夕之候雲烟蒼鬱
容光煥爛勃焉而上薰蒸而多射之於是五彩成文

浮游空碧照燭山海燦然而見倏然而滅煉師若何
而栖耶彼遁世之倫巢松臥雲於林泉岩壑間餐精
華而飲沆瀣以遂其幽栖之志者猶之可也今此室
不過同大隱之居廬爾又何霞之可栖乎煉師曰非
然也吾自幼禮師求道於丹霞今年將半百寓形斯
室將游息以終焉故即所居以表歸依之意而不敢
忘於霞也然斯室回睇芝嶠之紫烟霏霏燁燁掩映
乎巖端俯挹澹津則波光雲影相蕩摩於几席焚香
閱經或鼓琴詠詩或酌流霞之觴或歌步虛之詞听
斯夕斯聊卒歲以栖遲亦足自娛焉爾先生何見之
遠耶予曰既不忘所本且有高志於是室也見煉師
之德宜為之記

宋總制脩城詩序

近代郡府鎮守官軍各三萬九大部或加倍而城池
悉令毀廢不治此蓋撤其備非所以防姦虞也壬辰
變故南北州郡皆望風奔潰無一人能守其封疆者
然其中豈無忠義才智之士為國宣力者哉良由城
池隳廢倉卒無所據依而民弗克固也饒城久毀兵
興亦嘗脩築不能復舊重罹乙巳大水漫沒傾圮墻
無全堵總制官合淝宋侯督軍民完之甫畢閩寇大
至民心驚擾卒賴却敵以成保障之功者城之力也
然當時聞驚成速未盡合規制丙午春侯乃相地勢
集屬州縣沿城浚為深濠丁未加甃城東西北三面
各高五尺春夏以農務稍止徂秋及冬始獲畢功周

遵凡九里有奇上下約穹二丈前俯鄱江後據芝嶺
岌業連延雄壯堅厚可謂深溝高壘金湯之固矣侯
喜為賦詩貽郡庠士范之奇等追和成秩屬予為之
序竊聞先王設險以守其國山川城池是已夫城池
者固非國家恃以為安要不可無者也且當叛逆既
敗之後境內寧謐四方無事城池宜若可緩侯乃勤
增浚不少置此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一時之勞千載
之逸也所以大藩屏壯國威固軍民之志者其慮深
矣矧夫綏懷仁愛之德聞於遠邇遠斥堠東部伍以
鎮靜於一方野無狗吠之警士庶樂業咸仰之如神
明焉其所恃以為安者又豈城池而已哉則侯之功
烈蓋與是城不朽是宜吟咏以示於無窮也

送嚴善卿序

丙午秋

王師下浙右諸郡俘獲十餘萬人

朝廷慮遠既釋其罪又不欲聚之京城乃分而處之
邵國饒州府蓋千五百餘人焉省委前樞密院都事
嚴君善卿領監護事至饒令民家收一人孿以鉄索
鐲其手足若囚徒然衆俘多憤懣不服善卿婉辭以
撫慰之申令以戒之晝夜巡視均其食飲適其寢處
使之雖在拘孿而不致苦楚以動其念慮民或徇情
尖節者輒加懲治由是俘忘愁歎之聲民免脫踈之
虞闔城賴之今浙右平定善卿將歸

朝父老閔晉臣詹體仁屈直中操宗義二十餘人而

過予請曰都事嚴君當歸附初嘗參贊軍事來鄱所以撫疲繭安反側者贊助之功居多今又監護若千人將一載而上下帖然吾鄱之受惠深矣行且有日敢求一言以志不忘予謂夫跳踉武勇不義之徒而今負桎梏而囚居苟監護者非其人利害豈不爲甚重乎而悉使之革面聽從非有以得其心者不能也入新附之地撫未孚之衆盡心贊襄去而人思之亦難能也善卿處之易易若此可不謂之賢哉予初見其恂恂朴雅無異庸衆人及久與之交談論古今治亂近代得失當世政務罔不曉析然後乃知練習於世故者猶有中原老成典刑之風嗟呼苟使居位而見於設施寧無異於人者哉予方於是行卜之晉臣等請弗克固辭姑以得見聞者爲之序

送矢如道膺薦序

明王誕膺景命勃興江左未及十年奄有六朝故疆方資豪俊建立基業大造區宇每詔郡國訪求賢才雖山林恬隱之士幡然出應明制若鄱陽如道矢君文獻舊望承其先大夫天祥通政公之風歷練通敏材德老成擾攘中潛晦弗仕十有餘載知府陶公察知其賢薦之於朝身勸爲之駕遂與計偕士友咸嘆羨以爲如道之出將有所樹立而不負於所舉也必矣予嘗聞士君子窮處丘園豈果與世忘哉身居江海而心馳魏闕躬畊畝而欲堯舜其君民賢哲之立心行己莫不

皆然然自非名公巨卿爲之知己獎借而拔擢之亦莫由自達雖有知己爲之先容或時無明君亦不足以行其志故士之守道而不偶者恒多焉今如道既有賢太守如陶公者慨然薦舉復值

聖君在上聰明英武高出前古當大有爲之日惟賢是用則如道之出遭其時矣夫以如道有用之才際寶賢之運雖高爵重祿清資美級有不難致然而輸誠竭忠盡乃心力砥礪名節徇身以道上副

當守側席之勤下無負名公國士之知則凡吾黨之善於君者不亦與有光哉規之所以期之期之所以望於成也斯亦古交友贈言之意於是諸士友咸賦詩言別予爲序其篇端

送宣使李子威序

國家政令從中書而布之四方有司仰承成憲風走響應莫敢有失蓋由事之重難緊切者必擇嚆命之使親臨部國以程督之故令無不行而事無不集也大都督府宣使金華李君子威承命御瓦事來饒饒嘗陶景德鎮磁窰幾三年數八十萬而猶未足今限旬月間而數乃三十餘萬工大期迫衆皆駭愕以爲寧免於罪乎獲罪固不辭柰

王事乎君曰事誠甚重其可已耶然亦予責也即舟詣鎮所宣以近命課羣役繩急惰功日倍加乃復還府議曰止陶於茲窰恐責未能追况省命惟在鄱陽一縣莫若就近地起窰陶之不特效速且不失來命

意衆以為然乃得故地湯籍坊雜榛莽結茅蒔甃
積新程工役夫晝夜勵之具有成效未逾數月陶瓦
十餘萬嗟夫天下事未嘗不可為者顧人之能否何
如爾初檄下皆惴惴焉憂懼莫克就緒非君才智明
達曷致事功之成若是之易也蓋君年富力強其爽
而英敏雖處高華而弊裘糲食無異儒素既優於才
幹而復將之以德焉其志業豈可量哉

朝廷恐饒民重困遂取見數而止君將行鄙之父老
操宗義屈直中若干人俾予紀其事送行余既羨李
君之賢復喜相府之知人且慶饒民之多幸也於是
乎書以復宗義直中輩請

送陳府史膺貢序

近代郡府之吏限以歲月往往勤劬白首終老簿書
弗克沾一命南士獲陞為廣海憲史者特拔一二於
千百爾然非假之勢利弗可得也

聖朝受命江左張官置吏用人之道多法漢唐每歲
令郡國各貢一人省府量材擢用或幕薇垣曹院其
或不數年即知州郡者蓋遴選惟其人不吝以私也饒
州府史陳友良淳雅謹敕持法恕以公勵操勤且廉
士民稱之同輩推之今翰林陶公守饒知友良之賢
貢之於

朝以疾未行適疾起行且有日士友王友誠輩徵余
贈言余謂建國之初任用從權法網稍密不樂仕進
者或從事吏負甘隱於下位今

順成集彙卷二

陶知府政績序

循吏之效不著於後世久矣天生民而立之君寄以司牧所以承流宣化移風易俗其任豈不為甚重乎如漢之黃頴川龔渤海南陽之召杜固無媿於古千載之下何寥寥也。以僕觀之姑孰陶公之守饒也於古之循吏若有不足為者焉。始至郡政務絲棼簿書填委公剖決如流無少疑滯。輕重疾徐切中事情以故政平訟理衆心翕然。夏月大水民田廬多損艱於生理樂公寬惠得以無虞。然城堞傾圯糧食虛乏慮啓姦萌秋預期征稅將足即督軍民完備城壘工甫畢叛寇竊發衆皆服公先見及賊圍城乃合謀召民

謂曰賊出我不意故敢輕逼以希徼幸我備已有素
守之有餘賊衆烏合信宿必懈少待援兵與之夾擊
蔑不勝矣三日援兵至破賊卒如公言諸將以民從
逆欲肆殄戮公曰民陷不義非得已莫若委官分詣
屬縣招徠復業庶免良善流亡失所大軍用是遂罷
千里之內咸戴更生丙午春朝京還以爲郡罹兵亂
民心思治官府因陋就簡日入於弊今當備舉廢墜
以作興之耳學久虛曠則俗不長厚首延師儒學官
建大有倉以豐儲峙廓大壯固前所未有水陸運輸
民甚便之祀典弗脩百神無依祝釐無所歲故多眚
乃重新三皇廟學丹霞觀及番君城隍文昌張忠靖

等祠未幾百廢具舉棟宇翬飛照耀閭里父老竊相
謂曰吾民今遂蘇息之望乎由是善知所恃惡知所
懲莫不竦然刮磨淬礪樂趨政化風俗爲之大變民
立生祠刻石以紀遺愛公之弭盜易俗則龔遂政教
大行則黃霸父母斯民則召杜焉古人所難公何易
也蓋公經濟之才興王之佐文章足以蔽黼皇猷道
德足以師表當世聞望足以厭服中外一循吏誠何
以盡公事業哉僕備員僚佐辱相知最深今之往也
必將六用以攄素蘊弘一郡之澤溥而達之天下此
區區私幸而四方之士亦以此望於公者也是爲詳
述其事庶後有攷焉某謹序

送陶太守歸

朝序

代宋總制撰

聖哲之君興一代之王業必有賢德之臣成一代之
治功治功之成乃王業之所以興也昔文王以聖德
作周召公以大賢輔相致治南國化行俗美延及江
漢召南甘棠之詩爲國風之首實與周一代之所基
也是知郡國致治之美者非王業之所由盛歟方今
明王以上聖之資誕膺天命龍興江左時則有若杜
孰陶公以名世之才首被知遇入參幕府當屯難之
初軍國謀猷禮文損益舉用賢能設官分職敷陳帝
王之道輸誠納忠獻替可否凡所以經綸贊襄之任
者公爲多焉其自天兵南渡侍衛有年故知公之詳
及戍鄱陽適公知府事又獲參承二載乙巳夏大水
爲災既而有閩寇之警賴公相與協心同力軍民無

貳克濟奇勲復能撫摩遺黎洽以寬惠剔弊起廢以
作新之民樂趨化風俗丕變父老爲立生祠刻石頌
德以永不忘非深得乎人心曷臻是耶嗚呼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公之謂矣夫以佐命之重保障一方
召公南國之化隆

聖代維新之治何其盛哉然所以至是者莫非
上之風勵四方委任得賢之效也或曰公際遇
聖朝道德文章謀謨經濟以無出公右者何乃父居
郡邪某曰不然用人之道雖大賢碩德亦必使之歷
敷中外周知民情然後待以不次則衆望厭服公論
所歸而治天下不難矣故召公政成南國入居三公
黃霸考最穎川入拜宰相非帝王任用輔賢之衡鑑

歟是知公自此升矣他日勛庸之盛必將銘鼎彝書
旂常頌清廟以垂無窮焉某姑述所見聞者爲之序

宋總制赴 召序

彭蠡之東其州曰饒據江湖上游襟帶淮襄聯終閩
浙舟車水陸四達地大民衆甲于江左有國家者一
於是邦必慎簡藩戍之官以鎮禦之蓋非兵無以保
民即唐之團練宋統制之設也其來尚矣饒自壬辰
之變凋弊不振民不聊生及歸附

天朝而甲冑之徒反側弗靖負固觀望者有之竊窬
異境者有之朝議聞

上乃命我合肥宋侯來鎮于饒其年大水爲災連月
方退侯即繕脩城堞爲保障計及完叛寇果以數萬

衆攻圍城池侯提孤軍五百人嬰城拒守力抗
越三日援至侯率部下合擊遂大破之軍威既振民
心乃安於是埒換良善存卹流亡增峻城壕剏置樓櫓
表正宅里興舉廢墜千里之境人之所恃遠近復業
生聚日衆城內外鷄犬相聞恍若承平特異他郡至
於造旗纛廟麗譙樓鎮禦府治規畫材用應期克集
軍無告勞民不知擾侯閱武之暇即留意書史手不
釋卷每延及儒生講明詩書論古今政事孜孜焉求
所以脩齊治平之道尤好古篆草書其忠義之心憤
悌之德藹如也鎮饒六載民敬之如神明愛之猶父
母洪武三年冬欽奉

玉音宣召赴闕西省遣使檄請就道饒之士庶聞晉

臣等聞之若失所仰庇至有泣下者欲攀留而不可得也丐僕爲文序之僕謂昔光武用寇恂於河內盡其牧民禦衆之材太宗任李績於晉陽賢於萬里之城蓋由上有光武太宗之君知人善任使故賢能之臣獲展所蘊以成厥功而其豐績盛烈照耀千里於我侯之守饒捍禦災患民安盜息以惠綏於一方者皆我

皇上聖明之所致也饒民亦何幸哉且侯以侍衛舊而有干城之功則是召也不列職

天陛必屏翰方鎮他日事業不患不儼美昔賢參然盛名之下古人慎焉我侯其懋之琛門下士與良厚輒序其槩且志不忘於晉臣諸士庶也



朝廷清明拔去姦邪登明選公法度寬允政事煥然
一新而無前代歲月資格之弊才志之士莫不揚眉
吐氣興願仕之心友良適際斯時翱翔雲路登要津
躋美仕一日千里若升階爾友良行矣哉雖然勿以
政寬而自肆勿以宦成而自怠慎終如始以保功名
以無負翰林公之知人則吾黨與有光焉是為序

送彥中歸鄱陽序

君子罹於世故流離困踣弗克自存而守道益堅非
立心有恒者不能也自世降道衰人惟利之趨確然
自守者猶寡况擾攘蕩析之時乎能守其道而不變
豈不為毅然特立之士乎哉周君彥中家鄱陽板橋
世以儒顯居翰林若子震伯溫二先生其諸父也彥

中濡厥先美學博而才茂氣充而志確閉戶讀書三
十餘年將績所學以用於世華其身以繼其家聲
壬辰間天下變故饒歛之地屢陷屢復而彥中
學不廢信守臣知彥中辟署路照磨事未幾勢不可
屈乃避地來閩與予會建上予始見其蒼黃奔走衣
履故弊栖栖無依然觀其自處泰然未嘗有戚戚之
容如歲寒松竹風饕雪虐雖有低回屈撓之勢而灑
乎無可憐之色予固奇之因謂之曰閩中多富貴繼
紳大夫士盍為詩文以見之君之貧庶可振乎彥中
曰唯唯留數日別去為訓導於建陽且貽予書一通
道義命之說甚詳若見曉者予乃嘆曰士貧見節義
若斯人者可不謂之特立能守者哉又嘗榮而世

家者必吾彥中也於其歸且書以誌

送羅秀賓歸廬陵序

丙午夏先兄避杭亂挈累渡江依表姊於會稽水濱卒其家歲周一紀而道始獲通方遣舍弟過浙曉發而吊遺骸悵望江雲戚然有動予中者翌日潤芳劉君同秀賓羅君下訪潤芳曰內弟秀賓廬陵文獻望族一門數百指皆死於亂秀賓艱險歷年收斂改葬者十餘喪乃弟秀原避地來饒不幸亦遇害其姊歛而葬之城北木已拱矣秀賓別逾二十年今遠來拜姊於堂上叙親戚道鄉里既而齋酒設祭於墓而哭之哀甚欲舉骨歸葬而姊弗之許其中有不釋然者蓋違其素志也將附舟還士友哀詩以道其行幸吾子一言以摠其耿耿不亦可乎予曰嗟乎粵自喪亂逃避四方之士流離顛踣不得其死者豈可勝數幸賴親故使歸諸土而不為野齒如秀原者幾何人哉非潤芳賢夫婦篤於親誼能如是耶今宅兆既安且藏烝嘗不廢秀賓可無憾矣且潤芳家於饒秀原墓在此猶足係其歸寧之思苟直舉葬先塋秀賓則然矣寧不動姊之念乎夫人之死幸不幸命也君子之義所以制夫命者也秀賓又奚疑焉若先兄之死不知表姊亦嘗為之安厝而無缺於祭祀否也而予又不能親往焉有愧秀賓多矣寧不重增予之所感也哉

贈劉潤芳序

百夫長許君過予而言曰吾嘗感寒疾屢命醫罔弗效
體力枵憊蕭然瀕於危廷潤芳劉君視之潤芳曰是
疾宜先固其本元本固當自安矣然非逾月不可也
時暑雨中每日必一過視療吾臥疾久雖信潤芳猶
未能釋然卒如其言而愈何其察病之精而取效之
審耶古有所謂良醫非潤芳而何哉予曰潤芳以醫
傳五世矣矧其鍾秀而文博極群書叅攷研覈上探
軒岐之奧下究張王之秘遭世多故因托是以摠其
致澤之素遠近負疾者接踵其門潤芳亦孳孳終日
不倦若疾痛之在其身也扶危起死奇效不可勝數
務以陰德爲貽謀未嘗希報於人名其讀書之堂曰
積善以表其志尤工爲詩才敏而思深詭藻天出四
方稱誦故時之名卿縉紳士凡足涉於饒者必求潤
芳之廬而造焉非特以病也蓋潤芳以吾儒之學通
習夫醫以世其家又推濟物之心寓於醫以種其德
故以學言則吾儒也以其詩言則當代之作者也以
其敦信義尚氣節存心以德雖古君子恐無是過豈
特良於醫而已哉許君曰吾少徵文以志其功幸吾
子爲我書之王某敬書爲序

贈劉德源序

昔者聖人繼天立極作之君師設爲政教而使民得
以遂其生矣又閔夫夭闕扎瘥或弗克盡其天年乃
爲之醫藥以濟衛之於是味天下動植之物而品列
之於人身之理與夫病之源治之方而詳著之如素

難本草青龍甲乙靈樞諸書之屬雖不出於聖人要
皆根極指趨該洽物理自非傳之有自習之有素擇
之精用之審而行之以恕則莫能盡其道而得為醫
師之良也以是每難其人若劉君德源其盡斯道者
乎其先曾大父以儒仕宋朝尤明於醫逮祖父皆以
能醫名德源世其業讀書好禮存心以德不以貧而
辭勞不乘危以要利遠邇賴其力而全安者甚衆有
聲於饒信間也甚久予暑中忽得寒熱疾即表以汗
已而復作請德源視之曰疾也必得汗而可愈予服
其藥汗過甚體力蕭然枵以憊予雖信德源而初亦
不能釋然於懷者既而洒然浸蘇寒熱不復作矣予
乃嘆曰何德源察脉之精料疾之審而收功之速耶

傳曰醫必三世予於德源益信蓋德源以明理之學
而通習其家業試之久而熟又卒之以德為心其良
於醫也宜哉予感德源之德而無以報姑為之文以
贈用誌予之不忘云

贈鄭德安序

醫之科為十有三特痔一科少有能精習其業而名
其家者也蓋以其病根於臟腑而形處偏僻所繫為
甚重而攻之為尤難也世之醫者多挾其一方一劑
之奇竊名專科求試而幸中乘危以徼利而已况乎
此證所致不一而形各異欲執夫一定之技而驟必
其效技窮而止能不反致害者鮮矣予避地江海之
上十餘年每苦此疾竟不敢輒命醫者為是故也及

客鄙聞有善療者因令治之亦幾不免如前之所云
卒賴德安挾其餘毒而完其所損不旬朔間宿惡去
而瘳焉德安妙在於不假金石惟察其病源而通變
於藥力以取效非執夫一定者也且德安世業大方
脉而尤得明堂針灸法眼痔二科又其所兼治焉恂
恂愿靜若不能言未嘗以術高人每存心於愛物而
不較其所得視擅夫一方一劑以徼幸而希覲者萬
不侔矣嗟夫有兼人之能而不自以為能有勝人之
功而不自以為功雖居城市曾不一登時宦之門以
售其術不亦類乎古之懷道藝而托醫以自隱者哉
予既有賴於德安故樂道其善以贈將以表而出之

同前

人生天地間六賊之氣攻於外七情之感動於中苟
非善於攝養孰能無疾古之聖賢知其若是遂制為
醫藥以濟衛之庶使獲全其天年故凡有疾未嘗無
藥以主之然是術必恒其業專其習指下明而用藥
審而後能其術而可以活人故醫者人之司命豈不
重哉苟有疾者求已於術不擇其能否則以瘡為疾
以生為死者有矣先儒曰疾臥在床委之庸醫比之
不慈不孝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示戒深矣噫予
見亦多矣始不慎擇逮誤而怨何其愚也彼庸者豈
惡人壽投之藥而殺之耶脉之不明徼利而幸中憎
然逆而施之耳諺曰有病不治乃得中醫苟非其人
庸可輕哉予近失於攝養首或岑岑而昏也體或照

烈而炎也莫不飲食也罔旨厥味視諸容色則日加
瘁焉難於醫者甚久德安鄭君醫而世其家者也誌
慙而絕諒延而視之曰凡疾之感於風寒暑濕者因
乎外也攻而去之驅而散之計日可奏其效勞逸
飢飽之類動其中因乎內者也必當寧以固之靜以
養之茂其本清其源而後可焉子之疾致之自內不
可取效於近非終月弗愈遂餌其藥果如其言而所
患脫然余乃嘆曰若德安為醫可謂能矣余可忘哉
故述醫術之難與擇術不可不慎且因以表其功于
是乎書以為謝

贈劉彥清序

周禮天官叙醫家流而於瘍醫獨詳厥後自大方脉
而下因第其科為十三習各專其業蓋業之精由於
專也弗精非特不能已疾反或致害以是古人慎焉
雖痔一科能精其術者少世之患此甚夥而恒抱無
醫之嘆豈以其證處偏而繫重難攻而習下將為之
者不屑耶素問曰腸癖為痔癖偏僻也又腹病積聚
亦曰癖是疾也成於腸腹之積聚而形於偏僻者也
余嘗以為飲食養生而大腸實出納之府酒醪憤之
諸味漬之冷熱搏擊之陰濕沉滯之欲熾而撓之緣
乎風而感觸之虫生而蠹蝕之飽或窒之飢或羸之
甚泄也或厄之甚澁也或擠之極淹滋漸毒積惡聚
而癖蘖乎其間矣始也隱然見於外終遂至於不可
藥雖有禁方奇劑或良於此而不驗於彼由其致疾

不一而成形者異非若他證可以驟取效也自匪專門之業習精而用審能名其家者鮮矣世醫彥清劉君攻痔科而精審者焉其在專科未見出其右者詳其察色投劑似有得於剷殺之術豈周禮所載不獨於瘍醫發乎外余既知彥清因為之文以彰厥所能云

贈易占矢德賢序

易占之法肇自羲皇觀圖畫卦以法象之自然陰陽消息之理示人以吉凶遠周三聖迭出繫卦爻辭而論贊之闡其微妙詳著占決之用其法掌於筮卜之官固明且備矣由漢而下不幸失傳說理者淪於老莊推驗者流於術數源遠而未分根隱而枝蔓

亂訛舛駁乎無以議爲也嗟乎吉凶與人俱生一入於民同患故作為著卦教人占筮所以決嫌疑之惑示之而已大朴既散人心變詐吉凶萬端然不出陰陽五行之理專門學者自非深探陰陽之曠五之奧會其理於心而變通之則何能知吉凶存亡進以收決疑成務之功哉造斯玄者其惟德賢矣乎德賢馳聲湖海殆三十年多遊名公卿士夫間與人占輒契立賞罰刻時日取應往往奇中莫不交口稱贊以爲神也然其爲人清楚尚氣節尤高墨善談論豈其才可用而隱於術者耶通判楊侯用其占而奇其驗也命爲文以贈僕實知德賢者因上

論乎聖經而及後世之失且俾知德賢之得聲譽而見重於人者非幸致也

贈王煉師序

姑孰敬齋陶公守饒之明年夏五月時雨愆期民以旱請禱公即日沐浴齋戒夜則焚香告于天淨室危坐期以至誠感通之早出言於廷曰天降旱民告災皆吾不德之過其斷屠宰緩刑罰飭有司精白乃心以禱於祀典山川無動民以他爲衆又請曰有道法之士能致風雨以蘇吾民者煉師王某也乃具禮而迎焉遂建壇於城隍廟初登壇申章達於上帝燄符以動於山川祀典之神靈期翌日午刻大雨至燄符劔祝符篆作法以從事俄而雲合風勁雷聲填填焚篆叱召之於是雷風蕩擊霖雨沛然下如建瓴遐迹沾足士庶咸驚歎相慶何其神也盖以太守陶公憂國卹民之誠心足以孚于上下又賴煉師以其法力導達誠意而感召之宜乎應之如響也然則其能闡揚其道法致霖雨以蘇一方之民以慰賢太守救卹之勤其有補於時政大矣府之官僚加其功能俾予爲之序因紀其槩使人知正道感應之速且知道法之士有賴於人可重也哉

贈何德齋序

余觀商之盤銘周之丹書與夫岫嶠石鼓之刻蓋鐫勒之功在翰墨之先矣自秦而漢書皆篆八分隸而傳刻失真已久真行草書至晉而盛惟王右軍筆意

精妙後世莫及江左隋唐名家者不少逮宋槩無足
觀獨翻臨模刻之帖爲有取焉然精絕者惟王著所
刻淳化帖爾星鳳太清樓已不及至寶晉齋風斯下
矣如潭如絳如汝如鼎諸帖之有優劣者莫不係刻
手之能否也元初子昂趙公書法妙天下刻手惟喜
茅紹之然石本去真跡猶不能無憾餘可知矣鄱陽
士人何德齋善篆隸書模刻精緻得家傳法嘗遊江
浙士大夫多稱之歲晦歸鄱陽士友徵余文贈行某
謂儒者之於文章必見之於翰墨非恃其工而傳也
後世文不足傳特以書刻之精爲玩爾至於黼黻
皇猷鋪張治化使豐功茂德託之金石昭示永久誠
非鐫刻不可也故書於儒者事最近而刻手之精又

可少哉況今

聖王誕膺景命以神武英畧平定天下行將大蒐岐
陽登泰山禪梁甫告厥成功以垂無疆之休然而勒
石鼓鏤玉牒非德齋其誰歟於其別姑志以期之

胡貫道襪線藁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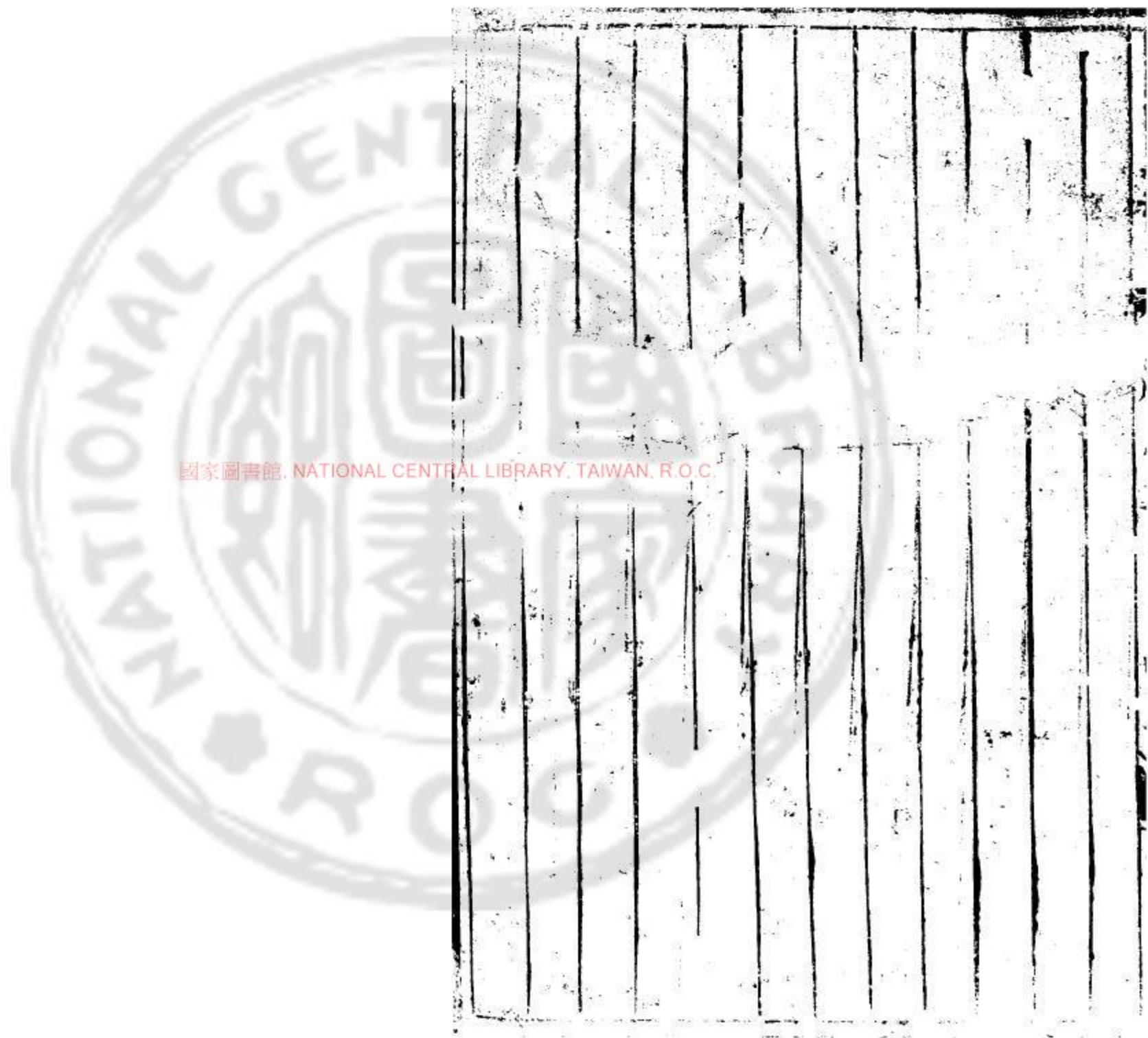
星源有隱君子曰胡貫道氏嘗從師四方習舉子業
學克而才敏蓋有志之士也不幸世故遂結廬萬山
中隱居不出者二十年既鍾秀於山水之邦而所居
又佳多山水自傷用世之志弗遂其胸中清淑元肆
之氣無由以發乃彷彿於古人山水科式或水墨或
丹青繪而集之每數幅之後又自爲歌詩辭賦以題
跡日積月累不覺其多至十二秩非篤志自好者曷

克爾邪蓋欲少託以自見亦盡其工力而後已名之曰襪線棄己酉夏攜以訪予徵序其槩予觀未數帖而心目頓為豁然不知煩鬱之去體也恍然置我匡廬武夷烟蘿寂歷中林岫泉石跬步異狀莫可窮盡而其文連篇累牘波湧而山出非所謂得之心而應之手者耶獨名曰襪線則予不能無疑昔韓退之偽蜀或以爲韓八座事業如折襪線無一長者則他人譏之之言今取以自名顧乃歎然於中自掩所長耶雖然予非知畫者觀君之文若獨蠶長繅紉繹無已爛然錦綺光彩奪目以文視畫何短之有夫文乃有聲之畫畫乃無聲之文古人所難而君迺兼之非吾於才藝能若是乎宋米芾善書嘗集篆隸真行草書爲十卷東坡題之曰如風檣陣馬沉着痛快當與鍾王抗衡非特不媿而已今其書安在而其名乃以坡翁稱之若區區不足爲君輕重君其求之當代多筆以表章之庶可以追媿古人者爲不朽焉

盤所序

盤所者友人周彥中氏之室扁也彥中世以儒業起家博學能文章有宅一區當壬辰之亂兵燹殘燬彥中舉家奔竄避地鄰壤十有餘年天命有歸統一四海鄉里亭謚乃挈累而還顧瞻故居在荆棘瓦礫中經之營之家貧不能復舊僅完一室以居琴書置牕下花木植堦前仰而觀之則有雲林泉石之勝俯而視之則有魚池蔬圃之列彥中杜屨逍遙容與於其

間亦足自娛也乃慨然曰昔唐李愿嘗隱居太行之
盤谷以其泉甘而土肥宅幽而勢阻也吾居坂橋之
萬山間吾生於斯老於斯則固山谷間爾水泉之甘
美宜飲也土田之沃壤宜稼也就幽閑而遠市廛爰
居爰處以盤以旋彼以其谷我以吾所吾何慊乎哉
遂名之曰盤所又自爲之賦以廣其意郡庠茂異仁
其孤子也携其橐來城府哀詩盈帙復以其命命予
爲之序請之再四而不容辭焉切惟愿序言士之品
有三首言富貴之人而曰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然幽隱之無毀無譽者亦命爾夫用舍命也君子之
義所以致夫命也彼羈塵鞅於當世獵浮榮於險途
不知安夫義命焉爾嗟夫桑海變更公侯失其國鄉
大夫失其家士庶人失其身者何限而彥中脫劫勦
路承平返故廬窮居獨善樂與道遊亦可謂盤桓而
得其所者哉夫愿之盤谷以昌黎公之序夸耀後世
無已今以彥中之文行何讓於愿宜得大手筆如韓
公者爲之文庶其可以儼古人而成其志而區區何
足玷名首簡乎雖然前以彥中賦後以諸賢之詩歌
或者其有可傳矣夫是爲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順成集彙卷三

選詩粹引

詩粹者選詩之粹者也夫詩至於粹極矣然不粹者
粹必用選而後粹焉雖然亦難矣世代之遠其詩之
衆篇什之廣浩如淵海孰能徧觀而盡識乎予因以
字深達詩人之意不足以與此予見多矣區區以一
己之見取足古人徃徃僅得其才之所近而已惟吾
友王君有成所選以詩經之學融會而貫通之自漢
魏而江左南北諸家之詩銓選無餘精審簡當又盡
所長粹然一出於正如識寶者入賈胡之藏一目而
悉獲其良美而瑕類者不足混也誠有益於學詩者
予故名之曰詩粹而爲之引或曰五言自蘇李始建

安諸子皆深淳奧雅固不待選而粹者追晉而宋作者既衆體制稍變而宗旨不一非加剪剔則其粹也惟齊及陳世變俗訛淫巧相尚日下一日惡乎無以議爲也然諸名家者苟拔其尤以存當時之體亦君子所不廢焉此吾有成是編之大槩也歟嗚呼昔之論文者曰一代不數人一人不數篇吾於是詩亦云

東臯說

鄱陽朱君光祖世醫之良者也大叅伯溫屬先堂嘗卧疾鄉里光祖以術起之因大篆東臯二字贈之以爲號光祖刻而揭之家庭余間過之指以示人字之號雖不敢當而人妄稱之矣或有僣以爲疑其過幸先生爲繹其義以解所惑可乎余

夫臯者水澤間壤地之高曠者也考於詩之九臯春秋之柘臯他如江臯蘭臯亭臯之類名雖不同所以爲臯者則一莫不各因其地而名之也若淵明所謂東臯意者其然桑栗里之東澤地之高者耶以之登眺而舒嘯焉則其地可知矣今君居饒城之東永平關市斯地隆曠廓夷鄱江閣山俯其前薦福東湖控其後水光山色雲霞動蕩映帶遠近非鄱陽之東臯乎而君之先世卜築于斯以醫名家者數傳矣則周太叅之號是可謂得其實且因所居以名非追媿乎昔人又何過哉雖然以理推之四方之東猶四時之春天地人心發生之所也臯即膏澤又所以澤潤乎萬物者也君苟以天地生生之仁推之於術濟人澤

物而不以私焉則東臯者非君家種杏之心地乎然則其可以所居之地姑從事於淵明杖履之間而不反其理於心爲積德之基者哉君起謝曰是我志也請書之時省以自勉宛陵王某敬書

晚香說

晚香二字乃近代長沙歐陽圭齋承旨公之所書以美信可丁氏之有子也信可翁善於鑄刻而可大又善繼其業故承旨公有是書而并賦詩以贈焉今可大不忘先人之德以二字及詩楷書成帙裒詩歌而徵言於予予切有感焉當元全盛之世天下文明名公巨卿如承旨公以碩德重望爲一時文章宗王四海之士莫不想望其風采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

士者也是以當時士夫釋老凡有所興建必求諸翰苑之能文辭者爲之文既得其文必求諸能書翰者爲之書又必得善刻者勒之石然後有以全其美是以刻手雖一藝徃徃有聲於賢士大夫間也故元初吳興趙松雪公書法妙天下當日刻手惟稱茅紹之茅後鮮有聞鄱陽丁氏父子而已矧信可翁德容辭氣有足動人非止於一藝之精而已故承旨公深加敬愛有是贈焉以今觀之非特見丁氏父子取知當時尤足以見前輩諸老之忠厚有成人之德也予恨不識信可翁而獲交於可大可大淳篤君子也而年已老其諸子彬彬咸精其能以世其家則信可翁之老圃晚節之香殊未艾也可嘉也已宜乎可大表章

珍藏以貽其後之人焉敬爲之說而歸之

梅隱說

丙午殘臘余徙寓丹霞道觀時凍雨欲雪客居蕭然方坐廣平之窮簷懷孤山之仙隱粲粲玉妃冰雪絢爛安得行吟索笑於其間以洗曾中之塵俗耶適有鍊師黃君律初携卷過余曰吾鄙萬禮仲號梅隱周左司伯寧爲篆其扁敢求先生一言以發揮之且曰其人溫純樸雅質而不華也遊乎一藝之高清而不汙也雖居城市而有山林之趣其處已也和與人交久而不厭鄉里未嘗失色焉亦可謂耐歲寒者矣幸先生無靳余曰卉木之可愛可重者莫梅若也詠於詩著於書具載神農本草雜出於傳記百家文詞之

間籍籍焉響人齒頰孰不知愛重乎梅者哉余嘗觀之冰鑄玉鏤素葩天出得數之中梅之五行也冬花夏實春榮秋悴梅之四時也南枝暖北枝寒梅之陰陽也重陰凝沍萬木枯槁孤根陽復梅之大極也昔西湖處士最稱愛梅者亦不過馳情筆墨畦町模寫乎月香水影而已他可知焉先儒謂一草一木必有至理而况乎梅者哉禮仲其隱於梅者耶抑梅之隱於禮仲耶律初清脩剛介非妄許人者其言足徵矣於是乎書

園室銘 并序

丹霞鍊師號自然者乃高賢大夫之後所居不爲室廬甃甃而圓其中容尋其穹踰丈上覆以茅四簷下

垂其顛銳焉而起亭亭若車蓋然左右徹二竅前闢
一戶中偃置木榻如半月狀就地穴爲爐名曰圓室
以其規制之圓也或曰因脩煉之功爲循環不窮之
義亦或然也曩是觀兵燹師徒逃散自然曰予其可
去此乎乃效古手創是室以居適太守陶公過而見
之喜曰此蓋上古巢居穴處者亦丈室蝸廬之爲也
吾將爲師記之明年公入翰苑一改官而薨記弗成
自然每恨惜之以僕公門人屢徵爲文僕故序而銘
曰
一室淵淵匪方而圓不木而石不棟而椽團栾虛白
朴素渾堅日月坎離闢闔坤乾循環不窮天機自然
作我大還蓋一氣夫先天超乎無極之前渾乎希夷

之先道非常道玄之又玄小林泉大市廛佳植翳翳
脩篁娟娟藥葫經卷丹火茶煙一爐篆象半榻雲眠
或誦黃庭或揮素弦可傲壺中之隱可邀鶴背之仙
煙霞何遠風月無邊爰居爰處以盤以旋聊可以永
年

雙清堂銘并序

紫極鍊師吳克恭氏構堂於丹房之西垂簾東戶闢
窓南壁琴書几席列置左右虛敞明潔清氣可掬耳
於宴休頽之曰雙清吾友趙子爲記之詳且盡矣鍊
師數復過予徵銘予意其所居地遠塵囂身臥煙霞
而心遊物外必取諸老杜心迹喜雙清之詩而有是
也及觀趙記乃以其先師祖月山梅石二翁而名之

豈鍊師以今日之所就皆由二翁建立丕承之功因
謂懸象之著於天者莫清於月植物之華於地者莫
清於梅二翁之號得天地間之至清者遂合而表之
示不敢忘也夫二翁仙去已不獲見然登斯堂想雙
清之意固不待見月於山觀梅於石而宛然若二翁
之在上矣曩是宮爲城市山林形勝頃以桑海變更
凡樓觀之峒堯林木之森蔚蕩然化爲煨燼鍊師與
其祖康濟翁雜榛莽掃瓦礫僅完其室廬逮構是堂
不特爲蓄琴書接賓友設拳拳以表其前人亦可謂
知所本哉且又徵諸士友記銘以道其意斯殆欲使
其後之人登是堂觀是文興起其不忘祖德之心以
迓續於永久也此不可以不志故爲述其槩而銘之

曰皓皓圓魄澄徹穹昊英英卉木冰雪是傲合彼光
華是曰雙清休哉二祖厥德惟馨翼翼新堂歟構
彰俛仰清德曷云能忘乃瞻斯堂有琴有書以宴以
遊詎曰自娛我師我資惟清之詒我田我廬惟清之
遺於穆清澤曷其有已永言思之庶幾興起以迓以
續克迪前人敬哉後嗣視於斯文

題趙節士傳

守貞固潔徇身所天者匹婦之一節傳烈女者詳矣
獨仗義伏節之士爲國死忠者史傳何寥寥耶豈有
其人而失其傳耶豈果無其人耶抑豈以布衣草莽
之微其節不足錄秉史筆者莫之聞耶予自變故微
行四方亦間聞其一二矣卒未有傳之者予每太息

於斯焉若鄱陽趙節士可謂烈丈夫卓卓有補於名
教固宜大書特書以發其幽潛也昔聶政死非其正
其姊猶能殺身以彰其名况可大之爲士君子者乎
其可不求當代之清論而載之家譜也哉

題毛節婦卷

康山毛氏年十九乙巳之亂爲寇所驅耻將見辱遂
投崖下金鵝塘而死嗚呼亦烈矣哉世之稱大丈夫
者平日磊磊落落莫不以功名節義自許一旦遇患
難臨利害徃徃偷生忍辱而不辭蓋欲徼幸於不死
而卒不免焉嗚呼亦可悲矣夫女子者所事於絲麻
女紅而已未必讀書知義理乃能卓卓若彼者獨何
心哉任風化之責者其可不表而異之乎唐求燕門
奉天竇氏女被掠自投崖下而死京兆尹爲奏聞遂
獲表其閭而復其家史傳具載其事若毛之死節無
媿於竇可謂儷美矣亦有爲奏聞以旌表而復其役
者耶史亦能傳其事否耶余故爲書之將於觀風采
史者有望焉

題虎溪三笑圖

予聞笑有爲而笑是知凡發於笑者莫不有爲而笑
也如吾夫子莞爾於武城者喜之見於外也哂之於
季路者不滿於其中也觀陶淵明與遠公陸脩靜笑
於虎溪者其喜之發耶其不滿之發耶或曰不免於
不滿爾在淵明則然矣彼何爲哉此殆遠公平日以
橋爲限於陶陸獨忘而越焉聞虎鳴而始悟不覺共

爲一笑蓋偶然爾非有他也然則世何獨傳耶夫釋
老氏莫盛於江左其居教任法者往往皆交結當代
名士以取重焉故運社之招淵明辭却後許其飲猶
攢眉而不欲往也不是而三教會同真當時偉觀適
然一笑清風萬古宜爲好事者獨傳而盡於李龍眠
表而刻之於松雪翁復見重於弘道徐君子因題此
說與弘道一笑且問之果喜之發耶抑亦不滿也耶
呵呵

順成集藁卷四

附錄

書簡

翰林陶學士主敬與王先生廷實書以下通

六秩

安頓首奉記廷實賢契友講席疊得書信每一折緘
如一見面極以爲喜但病且冗加之健忘是以失於
治荅因循到今每以爲欠且審寄迹丹霞聊可適意
蓋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君子無往而不安此固有道
者之高致而非常人所可知也忝在文翰考議禮制
日無寸暇乾乾之文未及著筆尚圖搜索以異所願
爾存敬老仙近惠法翰會間申敬餘不悉士與澹如

之奇志明郡庠諸士友茶次引忱安頓首再記

又

致意廷實賢契近况必佳區區如常無足云道會澹如存敬等道甫問訊七月五日安稟丹霞觀問玉先生

又

饒州志書藁冊謄寫畢後乘便寄來須托得其人爲佳庶不浮沉也幸介意安頓首廷實賢契友講席

又

方此馳思喜得手翰足慰別懷且知設帳丹霞弟子雲集尤以爲懌又知有敬相與之情迥與昔日所聞不同令人暢豁存敬暨彭自然處俱告致意四月旦

安頓首廷實賢契友

又

得信甚以爲喜已體來意一向多病殊無好懷姑此以道拳拳乾乾齋

又

日昨特承遠訪足仞厚意一向公冗不及一字奉問茲辱雲翰如見顏面喜如之何乾乾之文少暇即成別當附去饒州圖誌本處必存似本望達幕長抄錄一本付來譙樓下更漏圖就印一二幅公用爲便統于孚照不悉安頓首廷實賢契友

跋

書陶翰林墨蹟後

右小簡凡六帖乃先師翰林先生大叅陶公之翰墨也一書雖代筆而名亦手書也廷實年未弱冠從先師授易經習舉子業出入門下者將十年庚寅歲已兩科同入鄉闈是秋別遂相南北凡十四載始獲請見於饒實丙午之春也歲杪先師朝

京明年入翰苑又明年叅政江西行省至政月竟於任所乃洪武之初年也是帖蓋在京與江西時所寄歲月弗克考矣廷實每念居講下時先師所注四書點讀音考周易集釋詩書亦有說亂離中悉已亡棄此平生最所恨者庚申夏偶於故紙中獲覩前後所賜手帖披玩弗忍釋手不啻立館下而承顏接辭也恐日久廢失因命裝葺成卷寶而藏之以爲手澤俾後之覽者亦知先師相與之深也時洪武辛酉三月既望門人王廷實拜手敬書於乾乾齋

又

右翰林先生大叅陶公與門人王廷實手簡凡六帖或從容問訊者或付託某事者或寄聲交游者其間雖無深論亦足以見師友之情惓惓不已也公去世後十有四載廷實一日於故紙中獲覩前帖奉誦再四弗忍去手因令裝葺成帙既為之辭以跋其後復徵言於人以識不忘余不敏嘗聞傳道授業解惑者師之道也樞衣趨席執經問難而潛心勉學者弟子之職也古之人立雪三尺者有之白首北面者有之或賦詩激烈誓不倍者亦有之此廷實所以觀遺墨

於十餘年之後不能不有感於心也不能不補葺成
帙爲辭表章實而藏之也嗚呼時之人朝從游而莫
不識者有之而譽而退毀者有之久則不齒其所從
者亦有之誠獨何心於是編能無愧乎然則是編也
有關於名教有振乎頽風也豈淺淺哉傳曰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廷實之謂也於是乎書復系之詩曰
庭階久闕樞趨願雲樹常垂眷念心書下玉堂忘地
遠筆飛徽省更情深開緘宛似承顏色奉誦無非感
德音回首忽驚梁木壞令人悽斷幾沾襟

臯比每惜音容隔蠹簡空餘翰墨香兩鬢風霜時易
久百年師友義難忘森森手澤日星麗惻惻心喪天
地長擬拾都來五六帖斯文千古振頽綱

洪武十年歲次癸亥芝山趙致明敬書

又

夫義生於心必見於事事存乎義必動乎人故君子
之所爲非以爲觀美也而有美之實焉其悅人之心
異矣夸耀以悅人目者也友人王廷實甫次其師之
手帖以成卷軸出以示予一事之小大義所存寂寞
簡短之中感慨思慕之意有無窮者其能不動於心
廷實始受學於敬齋陸先生後以世故相遠雖學業
老成未嘗忘所自也旣而先生富貴隨所在而手書屢
至其謙德愈盛也師弟子之間其義有如此者嗟夫
人心之義均有也當爲之事非甚難也舉而惜之者
常少也先生手帖與故紙同腐則其義亦泯泯矣今

一舉之卷軸之間師弟子之義昭昭然動人心目使繪以丹青飾以錦綺者並列于前孰能舍此而取彼也雖然廷實所以不忘於師者豈此一事而已哉愧予不才先生為郡時亦獲以進又舉為郡學訓導及在翰林又承書問其感佩之情去吾友亦不甚遠展卷觀誦淚為之墮尤有異於衆人之動心者焉因叙此于卷末云鄱陽范之耆拜手謹書

又

余自前元侍宦江東讀書秦淮之上識主敬陶先生於師儒間時則有若臨川馮海粟新安胡雲峯金華黃潛卿永嘉李五峯四明陳敬叔上饒祝蕃遠中山李晉仲池陽戚子實江寧楊志行天台丁仲容諸公

與先生輩並以經術文章當文明極盛之時歷論今古儀範士流於東南都會之地人仰之如日星皆謂命世傑出之表表者藹如也矧予不敏周旋其間而諸公以余有志文學或示人之文或贈以詩者莫可得紀而陶先生尤加器重於余焉迨三十餘年時異事殊彼此行歲皆不可計天命惟新洪武初元欽事本朝迺知先生繇姑孰近侍

天顏以經濟材入叅大政于江西而饒為過化之地比余賜老還鄉稔聞善政及過劉原清積善堂首觀先生遺文及詩不覺興感而諸公示贈於余者片楮無存因誌所懷叙于卷末而不能無愧焉一日鄰友王廷實氏復出所藏先生手帖六通裝葺成軸令人

莊誦再四反復友善之情洞著言表又知先生於廷
實有師生之義焉吁昔昌黎韓文公爲李氏子蟠作
師說嘗有師道之不存也久矣之嘆迄今六百餘年
又久矣不聞學者崇尚師道之風今廷實以先生片
言隻字能寶手澤於亂離之際所謂絕無而僅有者
也此見廷實學有淵源而鄉友趙致明范之者皆紀
之爲甚詳余何容贅况以年旣衰老學不加進而日
以荒落安得復覩諸公之儀刑盡取先生遺書以相
觀善而與廷實益勉於斯文也耶

賜歸老人章復七十六歲書保定知府

又

昔大父仕前朝太平路照磨時大旱歲饑民多流徙

於是發廩以濟復率富室米五萬餘石因以得活
二十萬衆先人潛心經史時民有陶氏子從遊焉
十三年陶以學成舉進士咸稱之曰主敬先生又十
有五年余年十九較藝鄉闈識先生於錢塘是知先
人之所與遊者歲甲子余守饒州又知先生知饒得
士民心頌其善政至今不忘及觀王廷實所裒手帖
非惟廷實尊師之意可見而仰先生之令德慨然大
父先人之思則昔之與遊者如一日淚下沾襟請題
其後余豈敢言洪武甲子二月旣望周易書饒州知府

又

先正陶公牧大郡叅大政居翰苑惠愛在百姓功業
在廟堂文章在典冊具載

國史本傳此卷六帖乃先生與其門人王廷實者先生既歿廷實思先生不可復見觀先生之手跡如先生馬表章什襲以貽後人乃先自叙其始末云山趙致明邵文學鄱陽范先生全州太守章太守周公相繼聯書于其後自洪武辛酉歲今丙辰五十六星霜矣廷實謝世其子子進橫經海濱徐生節受業于其門既寢疾乃以此卷授節節拜唯謹一日持之過予官舍求題跋余惟廷實所以章此帖以存永久者不忘師友之情也師友之情義之所在居師友間而能以道義相處其久而弗替也以廷實師友之情推而廣之則進師友之情又何如哉子進往矣節親

之見陶公可也勉哉勉哉正統元年季夏初伏庚申淮府伴讀九江戴本書

又

當塗詹用章號平軒主敬陶先生高第弟子也用章家嗣名恩字光夫任長史嘗為予言聞諸過庭先生諱安字主敬中元鄉舉遭亂不仕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渡江先生與其友范常首詣軍門謁

見與語契合遂侍幃幄卒為佐命之臣洪武元年四月拜翰林學士二年二月追封祖大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姑孰郡侯祖母杲氏姑孰郡夫人父文興中奉大夫江西行中書叅知政事姑孰郡

公母徐氏姑孰郡夫人是年陞公江西行省參政代汪廣洋賜公參政

誥命并贈封公妻俞陳皆姑孰郡夫人九月公薨于位有傳在國史世罕得見獨詹氏父子粗能記憶如此此帖蓋在禮局翰林時與門人王廷實凡六紙實字子進又以付其徒徐生節蓋欲人知其學傳於之端緒此子進之微意歟卷中諸前輩題跋已詳盡節復出示徵一言自揆膚淺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聞於詹長史者書于末簡使學者得以考其槩而不敢贊一辭焉正統甲子秋閏七月望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後學廬陵李禎拜手敬書

又

文畫政事傳之無窮惟簡所載爲可考自五經傳帝王之道統著四書具而聖賢之道學顯自魯之鳴也禪之樂也不關風教亦奚益哉今觀芝城徐節所藏元陶主敬與其徒王廷實通問六帖辭甚簡古意亦至到深有以見師弟子相厚之至情廷實表章之求縉紳問題識其後諸公因是帖而有感焉故發揮陶公出事

聖朝敷歷中外學優仕優起人敬慕各聲見聞噫斯帖也非廷實安知其不爲覆瓿用耶其何以來諸賢翰揚之感意俾陶王製作爲不朽事哉節也得之其來有自豈徒藏之以供玩具觀六帖當知師生之誼不可以或輕讀諸作當思立身之要不可以不謹由

是而尚友前人於既往下資學業於將來則何患乎
不攀其逸駕不循其軌轍耶生其勉之子因識是帙
書以俟云正統九年甲子重陽前二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庶吉士承事郎太常博士吉水尹
昌識

詩

明師游宦久云止弟子猶存翰墨香今日乘雲仙已
遠昔年立雪義難忘冰清玉潤文千古鳳舞龍跳字
數行撫卷為君長嘆息清名天下散芬芳

金川習興

又

龍蛇墨跡出先賢高第瓊籙已數傳

致乃知恩義得兼全

洎陽汪本 思州知府

先考乾乾先生行狀

先考王姓諱士琛字廷實自命其藏脩之所曰乾乾
士流尊稱之曰乾乾先生家饒之鄱陽東城先世宛
陵實晉王覽之後也元軍資庫副使諱森之者先考
之祖鳳化州都目諱晉卿號敬洲者先考之父也妣
夫人湯氏名儒樵叟湯先生之處子先考兄弟有三
元信州路令史諱庭玉者為孟

皇朝射洪縣丞諱庭彥者為季而先考實仲焉先考
負剛直之氣秉仁恕之心視明聽聰周旋中禮初樵
叟先生乏於世嗣獨有先夫人之一女恒與講說詩

經使之通曉其義非徒授以句讀而已而先夫人亦
遂以授先考兄弟故先考兄弟皆早以儒行著先考
稍長復就主敬陶先生學易元至正庚寅癸巳兩科
借陶先生入選場未及會試尋罹兵變怙恃繼失一
門男女數百指流離殆盡所存者僅先考與先叔射
洪公二人而已然亦迓難閩浙十有餘年迨

皇朝混一天下陶先生知饒而先考始如饒謁見實
丙午春也陶先生遂館先考于公寓相與講明正學
而先考博記精思未嘗湏臾息亦未始湏臾忘也必
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而已遠邇尊之而
就師於先考者日衆先考因卽饒之東城以爲家既
久遂占籍爲鄱陽人及陶先生入翰苑每以先考之

學告語於

朝端之士咸欲薦之而先考實有說輻不起之意陶
先生知之亦遂以爲告乃止其薦洪武庚申翰林作
撰王友誠先生時典教鄱庠署先考爲訓導不半年
以疾謝明年總制伍侯成又延教武臣子弟又明年
被舉子

朝既至復以疾辭既歸益以名節自高以道德自娛
先考爲古文有順成集藁三卷小順藁五卷詩集藁
五卷小順藁與詩集皆燬於兵燹惟順成集藁行于
世陶先生叙其首云異時大江之西有錡然厥聲燁
然其光以文鳴斯道者必吾廷實也夫先考得壽六
十有四生元至治癸亥而以洪武丙寅四月十四日

卒配毛氏干越之黃丘埠處士毛公祥甫之元女即
不肖之先妣也。在中饋未及二紀而孀居。子男二長
鎬次不肖。女一人。適絳州學訓導樂平程士簡。孫男
六。槐裔槐嗣。槐宗槐祖。槐慶槐素。曾孫男二。乾道坎
道葬鄱陽後山之東。嗚呼。有德有學。歿而可祭於社
者。微先考其誰歟。初先考歿時。不肖兄弟皆在幼穉。
未有一言以置於玄室。內外而昭著其盛美。迨今四
十餘年矣。不肖懷此憂恨。耿耿于心。冒乃即其遺文。及
詢諸故老。而得先考之大槩。如此。姑書之以俟夫立
言者之采擇焉。

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冬十月朔日不肖男忠泣血謹
狀

順成集藁後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故人之為文。不患
乎吾文之不善。特患乎吾心之不通
於道也。古之聖人。以其文載為六經。
曷嘗窮剛裁之力。以求其善哉。然而
明天道。正人倫。著儆身之大本。立致
治之成法。庶事萬物。無一不該。言近
而指遠。辭約而理備。所以然者。道在

於我故也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
揚雄唐之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陸
贄宋之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蘇
子瞻子由劉原父之徒雄文大筆馳
騁古今若決江河浩無津涯然一集
之中得失互見有之廢所益無之靡
所缺之數子者豈不欲其文之盡善
也哉道之未明未如之何也已吾鄉

王庭實先生在元季兵亂之時固已
肆力學問洞究諸經明天人之蘊推
性命之原及入

皇朝有道不仕討論講貫之功老而
彌篤間以所見著之筆端嚴重而老
成條暢而馴雅氣骨高而法度縝士
之能文者讀之於初心目之開明讀
之於再神采為之飛動譬之坐冬日

愈坐則愈溫譬之登高山愈登則愈
高譬之觀都市愈觀則愈麗自非深
於道者而能有是乎哉節生也晚不
獲承教而吾師子進先生實先生之
仲子也心原道奧傳之有自然則節
之微知薄識蓋雖子進先生之所啓
沃實先生之所啓沃者矣况得先生
順成藁一集凡三卷其文若干篇以

爲矜式啓沃之功不其又在於此乎
然不敢秘以自私敬即是集并陶學
士所惠書諸名公所為跋及子進先
生所狀先生行實附錄于後命工鐫
梓以廣其傳俾人皆有所矜式也嗚
呼文易而道難使有道如先生又何
患乎其文之不善也吾黨之士其無
徒慕於先生之文也哉

天順五年辛巳歲十二月望日後學
鄱陽徐節貴中謹序



匠人沈誠沈詮刊

